

## 《高兴》与《嘉莉妹妹》中狂欢广场比较分析

张玉洁, 杨 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1)

**摘 要:**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比较研究《高兴》与《嘉莉妹妹》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研究依据,结合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从狂欢广场以及广场语言等方面分别分析了《高兴》与《嘉莉妹妹》中城市的象征意义及其双重性,进而揭示了两部作品中相似的狂欢化特征。

**关键词:**《高兴》;《嘉莉妹妹》;狂欢广场;城市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4-0065-05

##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arnival Squares in *Happiness* and *Sister Carrie*

ZHANG Yu-jie, YANG Yue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esque, attempts are made to interpret comparatively *Happiness* and *Sister Carrie*. The symbolism of cities and their dual nature in two novels are studied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backgr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nival square and carnival square language. In the meantime, the similar carnivalized features of these two novels are also exposed.

**Key words:** *Happiness*; *Sister Carrie*; carnival square; city

2007 年出版的《高兴》是贾平凹继《秦腔》之后所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如果说贾平凹在《秦腔》中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唱响了一曲悲壮的挽歌,为他所尊崇的父辈乡土情怀抚奏了一首安魂曲,那么《高兴》则展示了那些从农村走到城市,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拾破烂人”的真实人生。作品主人公刘高兴、五富怀揣着最热切的城市梦想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的洪

流当中,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但苦于缺少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拾破烂行业。贾平凹在作品中运用最细微的笔触展示了他们生活中的颠簸流离与悲欢离合,同时,作家还不失时宜的描写了他们城市生活中的梦想与现实、高贵与卑贱、尊严与屈辱以及繁华与凄凉等各种矛盾,而统一载体则是现代社会中的城市,也是让刘高兴、五富等农民魂牵梦绕的城市。读者很

收稿日期: 2012-03-2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k50510080005)

作者简介: 张玉洁(1982-),陕西西安人,陕西省翻译协会文学翻译委员会理事,英美文学硕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容易注意到,在《高兴》这部作品中,城市成为了一个缪体,一个始终在扭曲人性、扼杀灵魂的荒谬场所,让人在阅读中不自觉的认同五富、黄八以及杏胡等人对城市的咒骂。这很自然使人联想到卢梭曾说过,人类的进步总是以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为代价的<sup>[1]</sup>。由于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城市把人类带进更先进、高级社会的同时,也在抹杀人类原始状态的本真。这就是为什么初到城市的农村人会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在外型上与城里人相差甚远,灵魂上也都无法高贵起来。这一点在贾平凹通俗、真实的文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一只因身在城市这个特殊场所,刘高兴、五富等人遭遇的荒诞不经的谬事才成为合情合理。

无独有偶,二十世纪美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赛也曾经以城市为堕落的渊源再现了农村女孩嘉莉的人生轨迹。小说主人公嘉莉从家乡哥伦比亚城搭上开往芝加哥的火车,开始了她的城市之旅。在城市打工之路走到尽头之后,她先后成为两个男人的情妇,但嘉莉并没有在痛苦中过上悲惨的生活,反而成为美国百老汇红极一时的女明星。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引起了美国评论界的轩然大波,对其褒贬不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嘉莉道德方面所反映的问题。正如评论家法瑞尔说的:“在嘉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美国人的命运模式。她心高才低,富于感情与欲望,走的是一条典型的道路。那个时期,城市对农村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样的时期,她离开了农村,眼看着自己被抛进了芝加哥的混乱世界。她可以高升,可以得到豪华的衣饰与奢侈的享受,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感。但这些只能通过一条罪恶的道路才能达到”<sup>[2]43</sup>。可以看出,由于小说主人公嘉莉妹妹的道德倾向所引起的读者的不同观点,这部作品的出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道德震荡。但究其根本,嘉莉仅仅只是众多选择了相同生活道路人们中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还存在着很多有着或即将拥有与嘉莉相同遭遇的人。透过嘉莉这一特殊个体的道德选

择,德莱赛在其处女作中所表现的其实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强烈震动,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写照。与此同时,这部作品更深刻的意义是帮助美国人看清了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因此德莱赛也得到了如下的评价:“通过他的第一部小说,德莱赛表明了他自己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要高明得多。本世纪以来,还没有别的美国人像他那样对后来者有这么大的道德影响,也没有别的哪位小说家在解放美国文学方面做的有他那么多”<sup>[2]119</sup>。

综上,《高兴》与《嘉莉妹妹》分别描写了刘高兴与嘉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生旅途。城市成为他们各自命运的关键,就嘉莉而言,城市将她送上了华丽炫耀的舞台,让她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而城市却将刘高兴打进苦难的深渊,甚至使他的同伴无命返乡。虽然两位主人公性别不同,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各自的国家、文化不同,甚至结局不同,但是他们的城市梦想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两部作品的切入点是相同的,而且两部作品中对主人公城市生活的描写都夹杂着两位作家对生活最细微的观察与理解以及对底层人生最热切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两位作家又都写出了共同的生命困惑,那就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从乡村走到城市的城市移民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传统价值观念与道德伦理标准和新兴价值观念与道德伦理标准到底哪一个才是人们应该采纳的。然而,两位主人公不同的生活结局则体现了两位作家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侧重,这许多的相同、不同使得两部作品具有了可比较性。事实上,关于《高兴》与《嘉莉妹妹》的比较研究,已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例如,车俊思等在《社会转型与价值选择》<sup>[3]</sup>一文中从民族传统与习俗的规范、性格与智慧的制约等方面比较了两部作品,为读者更好的认识两部作品的异同做出了引导。刘晓峰等也就《高兴》与《嘉莉妹妹》中的不同意象做了分析与比较<sup>[4]</sup>。但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相似之处并非止步于此,两部小说都体现了一定的狂欢化特征。以城市这一特定场所为狂欢广场,演出了不同文化、时代背景下相似的狂欢。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关于狂欢化文

学作品的理论能够加深我们对《高兴》与《嘉莉妹妹》这两部作品中人物、情节、结局等多方面的理解,因而本文笔者试图从狂欢化视角来阐释《高兴》与《嘉莉妹妹》这两部文学作品的狂欢化特点,即将刘高兴与嘉莉看作是两位狂欢广场上的中心人物,并置其于具有狂欢节广场特质的时代变革的背景中,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研究狂欢节广场以及广场语言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以及在历史文化视野下这一意象所承载的两重性特征。

## 一、狂欢节与狂欢化文学

狂欢节即民间的一种狂欢庆典活动。在狂欢节上,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人们不是消极的观看狂欢,而是生活在狂欢之中。在巴赫金的著作中,他所指的狂欢活动泛指多种民间的节日,例如古希腊的酒神节,古罗马的农神节和其他各种狂欢庆典。将一切狂欢式的庆贺、仪礼、形式总和在一起,就是巴赫金狂欢诗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狂欢式。而所谓狂欢化,巴赫金认为是把狂欢节的一整套形式以及它所体现的世界感受转化为文学的语言,他说:“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sup>[5]138</sup>。狂欢化文学与狂欢化的概念紧密相关,巴赫金认为“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古希腊罗马时期或中世纪的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称为狂欢化文学”<sup>[5]138</sup>。在清楚了巴赫金视野下的狂欢化、狂欢式以及狂欢化文学所指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昭然若揭了,狂欢化与狂欢式密切相关,狂欢式是狂欢化的直接渊源,狂欢节便是狂欢化的根本渊源。透过狂欢化这一转化环节,狂欢式得以辐射到文学领域,即狂欢化文学。换言之,狂欢节与狂欢式并不直接构成文学现象,狂欢式,或者更确切的说,狂欢式世界感受仅仅诠释了一种生活、一种态度、一种选择。然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向文学领域的扩张却促使了狂欢化文学的生成。狂欢化文学的发展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

狂欢节的潮流打破了许多壁垒闯入了人们常规的生活,渗入了人们常规的世界观当中。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股狂欢节潮流对文学的影响渐渐淡去,那些已然狂欢化了的文学其影响取代了狂欢节与狂欢式的地位,但个别狂欢节上的重要庆典时至今日仍在对文学产生某些直接的影响。其中较为常见的便是狂欢节广场的象征意义。

## 二、狂欢广场

关于狂欢广场,巴赫金曾经说过:“狂欢节演出的基本舞台,是广场和邻近的街道。自然,狂欢节也进了民房,实际上它只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不过,中心的场地只能是广场”<sup>[5]169</sup>。可见,狂欢节的重要地点就是狂欢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加入亲昵的交际,而只有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在文学领域,狂欢广场的含义得到了深化和延展。在狂欢化文学中,广场作为情节发展的场所,具有了两重性,两面性,“因为透过现实的广场,可以看到一个进行随便亲昵地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就连其他的活动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船上甲板等等,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sup>[5]166</sup>。对文学作品来说,广场的象征意义极为重要。在《高兴》与《嘉莉妹妹》中,城市便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狂欢广场。

### 1.《高兴》中的狂欢广场

刘高兴为了在清风街盖新房娶媳妇才卖了自己的一个肾给了一个西安的大老板,但这门亲事最终以他的未婚妻嫁给别人收场,这让刘高兴心生离开清风街,到西安寻找自己另一个肾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安对他来说才是最终的归宿。于是,刘高兴就带着五富来到了梦想中的西安。初次离开故土,繁华都市的灯红酒绿让刘高兴、五富眼花缭乱,就如同打破了常规生活来到狂欢节广场上的平民大众一般,此刻城市成为狂欢节上人们聚集的广场,体现着无所不包的狂欢象征意义。看过了城市的纸醉金迷过后,刘

高兴很快在同乡的帮助下开始了拾荒的生活。虽然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但他始终心态平和,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他命令五富叫自己“高兴”,他见人就笑,善于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包括路边看自行车的老大爷,小饭馆老板的父亲,指挥交通的交警等等,他成为狂欢节广场上人人都可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并与之亲昵的人物。那么广场的含义就在此处被扩大和深化了,首先,它是故事情节的舞台,没有城市,就不会有刘高兴,更不会有刘高兴的故事;其次,它具有了全民性、无所不包的特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狂欢广场上加入亲昵交际当中。

狂欢广场虽然是狂欢节上最重要的地点,但是随着狂欢节文化的兴盛与衰落,狂欢广场也会发生转变。巴赫金指出,自十七世纪起,民间狂欢生活趋于没落,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狂欢式的许多形式,脱离开自己的民间基础,从广场转到这一条室内假面的道路上来”<sup>[5]169</sup>。城市是《高兴》中的狂欢广场,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广场的地点也同样出现了转移。广场的中心不再是带给初来西安的刘高兴、五富以震撼和触动的富丽堂皇、高层林立的城市街道,而是刘高兴和他的同伴们共同生活居住的“剩楼”。刘高兴与五富、黄八、杏胡夫妇共同生活在“剩楼”,他们虽然背景不同,身份也各异,但他们都在西安城从事着拾荒工作,也都在努力得到城市的认可,于是在狂欢的背景下,在城市这个狂欢广场上他们组成了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狂欢混合体。与此同时,“剩楼”也就转移为这个狂欢混合体的狂欢广场。狂欢混合体内部的交谈、调侃形成了一系列不拘行迹的狂欢广场言语现象。巴赫金认为在广场上像指神赌咒、发誓、骂人话这样的不拘形迹的言语因素已完全合法化了,轻而易举的渗透到所有倾心于广场的节日题材。五富、黄八等对城市的咒骂多数出现在“剩楼”这个广场上,他们用这样的另类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虽然他们都危居城市的边缘,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热情从每一句广场语言中散发出来,他们越是对城市诅咒的凶狠,就越说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与热爱。在广场上,他

们非官方式的狂欢和自由广场式的广场语言体现了他们不同的世界观,也传达着他们独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很清晰,从而将他们推到了狂欢广场的中心。

## 2.《嘉莉妹妹》中的狂欢广场

一八八九年八月的某一天,嘉莉带着不舍、忧伤、兴奋、胆怯等等复杂情绪从家乡哥伦比亚城搭上前往芝加哥的火车,开始了她的城市之旅。在《高兴》中,刘高兴将自己的一个肾卖到西安之后,就在梦中游览了西安的街道、城墙、老树等等,于是决定了他的西安之行;而杜洛埃在火车上对芝加哥的介绍也让嘉莉在到达芝加哥之前就已经形成对城市的美好幻想,并深深沉醉于它现代都市的气息,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五光十色的大街,奢华气派的戏院等等,这一切都使嘉莉迫不及待的冲破原有生活的束缚,奔向城市这一狂欢广场。狂欢广场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纯粹的娱乐性。杜洛埃口中芝加哥布料店里上等的料子、林肯公园的美丽风光、密执安大街上的高层建筑、漂亮气派的房子等等对嘉莉来说都是最好的娱乐项目,也只有通过这些才能使嘉莉暂时忘记自己窘迫得不值一提的旧生活,为她营造一个欢快、自由的狂欢广场。在这个全民平等的狂欢广场上,没有人在意嘉莉平凡的出身,过时的装扮,有的只是令人眼花缭乱、眉开眼笑的奢侈品。因此,对嘉莉而言,芝加哥城就是让她向往的狂欢广场。但随着火车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嘉莉的幻想最终被打破了,姐姐敏妮的穿着和居住环境让嘉莉明白了自己在城市中的处境和等待着自己的生活。很快的,嘉莉就开始找工作,这个过程对嘉莉来说不仅是悲惨的,更是灾难性的。芝加哥城表面看起来一派欣欣向荣,大街上人们都形色匆忙,就好像有无数的工作在等着大街上的人们去完成。但嘉莉却只能漫无目的的走在大街上,找不到一份她自己喜欢的工作。当她终于鼓起勇气进入某栋大楼寻求工作职位时,她又总是受到打击和屈辱,大部分人都对她态度冷漠,就算是少数几位说话礼貌的也并没有为她安排什么工作,她只能假装形色匆忙而不被路人看作是异类。瞬间,嘉莉变成了狂欢广

场上人人都可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并与之亲昵或冷言冷语的人物。这样的广场并不能让嘉莉真正的“狂欢”起来,直到她在大街上与杜洛埃不期而遇。杜洛埃带领嘉莉出入的高档饭店、豪华戏院才是嘉莉真正向往的狂欢广场。此处,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狂欢节广场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因为透过现实的广场,可以看到一个进行随便亲昵的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当嘉莉在火车上遇到杜洛埃,他对芝加哥进行描述时,嘉莉在自己的幻想中完成了自我加冕,她梦想着等待着她的美好生活。而当她找寻工作无果之时,残酷的现实给嘉莉进行了脱冕,但紧接着与杜洛埃的重逢又让嘉莉再一次加冕。透过这样虽不惊险但绝对跌宕的情节,德莱赛让读者更加清楚的看到嘉莉的生活,也忠实反应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 3. 狂欢广场的两重性

巴赫金认为在狂欢化文学中,广场作为情节发展的场所,具有两重性与两面性,且狂欢广场的两重性特征是极为关键的。熟知巴赫金理论的人都清楚,两重性可以看作是巴赫金文艺理论的核心。因为在巴赫金看来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单一的,而是两面的。以巴赫金的狂化诗学为理论基础,将城市看作《高兴》与《嘉莉妹妹》两部作品中的狂欢广场,它也同样具有两重性的解读。

要阐释城市作为狂欢广场的两重性,首先要

清楚城市的抽象性概念。不论是《高兴》中的西安城,还是《嘉莉妹妹》中的芝加哥城,它们已经不仅仅代表中国陕西省的省会城市和美国西部的一个现代都市,城市在这两部作品中已经抽象化了,它可以用来指代任何具有高度文明和现代性的大都市,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在千千万万个有如刘高兴与嘉莉的城市移民的生活中,象征着狂欢广场。在城市这个狂欢广场上,他们冲破了旧的生活方式的束缚,尽情的狂欢。在主流与权威势力的视野之外,他们享受着城市的繁华与无奈。首先,从现实意义上讲,城市是向人们提供聚集和享乐狂欢的场所,它确实具有成为狂欢广场的客观条件;其次,从象征层面来讲,它还是一个进行随便亲昵地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场所,这一点通过刘高兴与嘉莉不同的人生结局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城市还体现出新与旧的两重、乡村与城市的两重以及现实与欲望的两重等等,为两部作品平添了更多的狂欢气息。

## 三、结 语

《高兴》与《嘉莉妹妹》分别描写了刘高兴和嘉莉不同的城市之旅。笔者对《高兴》与《嘉莉妹妹》中的城市进行象征意义分析,通过两部作品中类似的狂欢广场和广场语言揭示两部作品相似的狂欢化特征,同时也解构了两位作家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侧重。

## 参 考 文 献

- [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3.
- [2]蒋道超.德莱赛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3]车俊思,潘海英.社会转型与价值选择:《嘉莉妹妹》与《高兴》比较研究[J].文艺争鸣,2011(7):133-135
- [4]刘晓峰,胡宗锋.“浮萍漂泊本无根”:《嘉莉妹妹》与《高兴》中“无根漂泊者”意象的比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323-325
- [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